

目 录

摇序摇言摇摇轶

摇显赫的委托人案摇摇轶

摇苍白的士兵案摇摇轶1

摇王冠宝石案摇摇轶3

摇三面人形墙案摇摇轶3

摇吸血鬼案摇摇轶5

摇三名同姓之人案摇摇轶15

摇松桥之谜摇摇轶35

摇匍行者案摇摇轶63

摇狮鬃毛案摇摇轶87

摇蒙面房客案摇摇轶09

摇老肖斯科姆庄案摇摇轶23

摇退休颜料商案摇摇轶45

序摇言

摇摇我怕福尔摩斯也会像一些受人欢迎的男高音一样，不知见好就收，却一再在宽容的听众面前举行告别演唱。这情形必须停止，他必须像所有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一样，适时离去或消失。人们总愿意有这么一个乐园，专门给那些富于幻想的孩童 愿意有这么个奇怪而不可能的地方，在那里，菲尔丁（注：英国小说家、剧作家，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）笔下的纨绔子弟，仍然能够与理查逊（注：英国小说家，其书信体小说《帕美勒》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）笔下的美女调情。在那里，司各特（注：英国苏格兰小说家、诗人，历史小说首创人，浪漫主义运动先驱）的英雄们仍然昂首阔步，狄更斯笔下愉快的伦敦人仍然引人发笑，萨克雷笔下的世俗之人仍然继续着他们应受指责的一生。或许，在某个英灵汇聚的卑微角落，福尔摩斯及他的华生能找到一处安身之地，而让一些更加机敏的侦探，以及他们那些并不那么聪明的同伴，来填补福尔摩斯及华生空出来的舞台。

福尔摩斯的侦探生涯很长——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。有些老年人跟我说，福尔摩斯探案是他们童年的读物，而他们并没有从我这儿得到预期的回应。一个人怎么能让别人那么不谨慎地指出他的年龄。事实上，福尔摩斯在《暗红色研究》及《四个人的签名》中首次露面，那两本小集子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九年间相继出版。一八九一年，短篇故事集中的第一个故事——《波宫秘闻》在《海滨

杂志》刊出，人们似乎十分喜爱，因而盼望更多的故事出现，于是从那以后的三十九年中，断断续续地至少有五十六个故事相继问世。这些故事分别被收录在《福尔摩斯办案记》、《福尔摩斯回忆录》、《福尔摩斯归来记》及《福尔摩斯退场记》中重新出版，而近几年发表的十二则故事，则编入《福尔摩斯档案簿》中。福尔摩斯的探案始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，经过短暂的爱德华王朝，即使是在狂热的年代，他也能守住一片园地，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那些年轻时候开始阅读福尔摩斯故事的人，他们成年的孩子也能在同一本杂志上陆续读到他的故事。这正是英国大众的耐心及忠实最让人钦佩的证明。

在《福尔摩斯回忆录》结束时，我曾决心把福尔摩斯探案画上句号，因为我不愿意把我的创作精力局限在一条路上。那张苍白、洁净的脸，以及他散漫的身形，占用了我过多的想象力。于是，我那么做了。不过，幸好没有验尸官来验尸，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后，应读者热切的要求，我竟能毫无困难地掩饰了我的轻率举动。我不后悔这么做，因为，事实上我发现这些轻松的故事并没有妨碍我在其他文学领域如历史、诗歌、历史小说、心理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，就算福尔摩斯从未出现过，我也不会因此有更多的成就。不过，他也许夺走了一些人对我在较严肃的文学创作方面的赞誉。

因此，读者们，向福尔摩斯说再见吧！我要谢谢你们多年不变的支持，并且希望福尔摩斯曾在你们烦劳的生活中带给你们欢娱，缓解了你们过于沉重的思想压力，这只有在虚构的故事中才可能得到。

亚瑟·柯南·道尔

显赫的委托人案



摇摇“现在应该无妨了！”当我询问福尔摩斯可否发表以下故事时，他如此说道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十次征求他的意见，现在，我终于得到允许，把这个案子正式记入探案集中。就某些方面来看，它可以说是我朋友侦探生涯中的一个高潮。

福尔摩斯及我都偏爱土耳其浴，在那雾气腾腾、令人舒适放松的蒸气室中，我觉得他不再像平时那么沉默寡言，比别处显得有人情味。这是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，在北桑伯兰街一处建筑物的楼上，一个独立的角落，我们并排躺在两张便床上。我的故事也就始于这一天。我问他有没有



取出一个信封

让人兴奋的事，他把他那瘦长而略带神经质的手臂从盖着的被单下伸出，从挂在旁边的大衣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做为回答。

“这也许是一个爱挑剔的自大的家伙干的毫无意义的小事，也可能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，”他边说边递给我那封短笺，“我知道的也仅止于这张便条上所说的。”

那封信来自于卡尔登俱乐部，日期是前一晚，内容如下：

詹姆士·丹莫瑞爵士向福尔摩斯先生致意，并将于明日下午四点三十分造访。詹姆士爵士还强调，他将请教福尔摩斯先生的是件极其敏感且重要之事，恳请福尔摩斯先生务必拨冗一见。如蒙应允，请致电卡尔登俱乐部告知。



“华生，不用说，我已回电话答应了，”我还回便条时他说，“你知道丹莫瑞这个人吗？”

“只知道此人是高层圈子里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”

“嗯，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一点儿。他以能使敏感的事件不在报纸曝光而出名。你也许还记得他为汉默福特遗嘱案与乔治·路易士爵士协调的事，他是这个世界上天生的外交家。因此，我认为这不会是个误导，他的确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嗯，华生，如果你能做做好事。”

“我十分荣幸。”

“那么，你已经知道时间了——四点三十分。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件事抛到脑后。”

那时，我单独住在安妮女王街，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，我已来到贝克街。准四点三十分，詹姆士·丹莫瑞爵士准时到访。不需多加描述，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宽厚、坦率、诚实的性格，宽阔洁净的脸，以及那众所周知的愉悦饱满的声音。他那灰色爱尔兰人的眼睛显露出坦诚，灵活带笑的嘴唇一副好脾气的样子。光亮的高顶帽，深色的外衣，事实上从黑缎领口的珍珠别针，到明亮鞋子的紫色鞋罩，每一个细节都说明他是个极重穿着的人，而他也以此出名。这位高大而有权威的贵族主宰了这个小房间。

“当然，我料到华生医生会在这里，”他有礼地欠了欠身说道，“他的协助也许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，福尔摩斯先生，现在这件事，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暴徒。事实上，他会不顾一切，我可以说，全欧洲没有比他更危险的人了。”

“我有好几个对手被人们用这些词形容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，“你抽烟吗？那么，请别介意我点上烟斗。如果你所说的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，或仍活着的塞巴斯蒂恩·莫兰上校更危险，那他的确值得一见。我能问他的名字吗？”



“你听过葛伦纳男爵这个人吗？”

“你是指澳洲的那个杀人凶手？”



丹莫瑞上校笑着挥了挥他戴着羔羊皮手套的双手：“没有事情逃得过你的眼睛，福尔摩斯先生！好极了！你已把他列为杀人凶手了？”

“我的职业就是追踪并了解欧洲大陆各种罪案的细节。谁会在看过布拉格发生的事件后，还会怀疑此人是否有罪！纯粹是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以及一名证人离奇地死亡，使他免于获罪！发生在史普鲁根隘

上校挥了挥戴着羔羊皮手套的双手

道所谓的‘意外事件’并非意

外，我可以如同亲眼看到一样肯定是他杀了他的妻子。我也知道他来了英国，并且预感他迟早会给我带来一些工作。嗯，这回葛伦纳男爵干了什么？我想不是那件旧案又翻出来了吧？”

“不，比那更严重。使犯罪者得到惩罚固然重要，但阻止犯罪则更为重要。福尔摩斯先生，看到一起悲惨凶恶的事件在你眼前发生，知道它的结果会是什么，却完全无力去阻止，实在是件令人痛苦的事。一个人的处境还有比这更难过的吗？”

“可能没有。”

“那你应该会同情我现在代表的这位委托人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只是个中间人。谁是这名当事人？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请你不要追究这个问题，我必须保证他尊贵的名字不被牵入这件事中。这点非常重要。他的动机绝对是高贵而侠义的，但他希望能不必泄漏真实姓名。不用我说，你的酬劳绝



对不会少,而且你可以放手去做。当然,委托人的真实姓名并不重要,对吗?”

“很抱歉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只习惯经手的案子一端是谜,如果两端都不清楚,那就太让人糊涂了。詹姆士爵士,我怕我不得不拒绝。”

我们的访客十分懊丧,他宽阔敏感的大脸立刻沮丧失望地黯淡下来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,你不明白你这么做有多大影响,”他说,“你这样真让我左右为难。我肯定如果我把所有事实都告诉你,你一定会为接受这件案子而感到骄傲,可是我已经有过承诺,不能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。那么,是否能允许我至少把可以讲的事先讲给你听?”

“只要你明白我没有承诺任何事,其他悉听尊便。”

“这点我了解。首先,你一定听过梅尔维尔将军这个名字?”

“坎伯威尔有名的梅尔维尔将军?噢,我听过他的名字。”

“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·德·梅尔维尔,年轻、美貌、富有、善于社交而且多才多艺,不论从哪一方面看,都是个极好的女子。就是他的这个女儿,这个可爱纯洁的女孩子,需要我们把她从魔掌中拯救出来。”

“那么,是葛伦纳男爵掌握了她?”

“掌握女人最强有力的办法就是——掌握她的爱。你也许听说过,这家伙长得十分英俊,举止引人注目,声音温柔,而且他的罗曼史及神秘感更能深深吸引住女人。有人说所有女人都会为他倾倒,而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些特长。”

“可是像他这样的人,怎么会接触到维奥莱特·德·梅尔维尔小姐那个阶层的人呢?”

“那是在地中海游艇上。那个游艇公司免费招待,虽然他们会挑选过客人,但发起人显然并不了解男爵的真正品格,等到发现时



已经太迟了。这恶棍黏上了那女孩，而且是彻彻底底赢得了她的心。她爱他几乎不能表达一切，她是溺爱他。他完全控制了她。除他之外，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存在，她不肯听任何一个不利于他的字。大家想尽办法来拯救她这疯狂的行为，但完全无效。总之，她要在下个月与他结婚。她已到法定年龄，又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实在不知该怎么去阻止她。”

“她知道他在澳洲的事情吗？”

“这狡猾的恶魔把自己过去那些大家熟知的不道德丑闻都告诉了她，但却把自己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。她完全接受他的说法，不听任何人的忠告。”

“上帝！不过，你似乎不小心说出了你雇主的名字，想必是梅尔维尔将军？”

我们的访客在椅子中有些坐立不安。

“我可以骗你说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但不是。梅尔维尔心都碎了，这个刚强的军人完全被这件事击倒了，他失去了在战场上也不曾失去的勇气，变成了一个衰弱蹒跚的老人，完全没有能力去对付那个聪明健壮的澳洲恶棍。我的雇主是他的一个老朋友，与将军相交很深，从小就像父亲般关爱那个女孩，所以，他不能眼见这个悲剧发生，而不试图努力阻止它。苏格兰场对这事无能为力。他建议我来找你，但是，正如我刚才所说，他坚持个人不牵扯进这件事。我不怀疑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以你的能力，必能从我身上追查出这位雇主是谁，但是我必须请求你以名誉担保你不会这么做，不要打破他不露面的前提。”

福尔摩斯古怪地笑了笑。

“我想我可以答应这一点，”他说，“我还要附加说明的是，你这个问题使我颇感兴趣，我会去查办这件事。我要怎样与你联络？”

“在卡尔登俱乐部可以找到我，但如果有急事，这里有个私人电话‘伊伊·三一’可以随时联络到我。”



福尔摩斯带着微笑记下了号码，膝上摊着记事本。

“男爵现在的住址是？”

“弗尔诺宅邸，肯辛顿附近，那是所大房子。他做一些投机生意，运气不差，成了有钱人。这使他成了更可怕的对。”

“他现在在家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除了你已经说过的，你还能给我更多有关此人的资料吗？”

“他喜欢昂贵的东西，还酷爱马匹。有一小段时间，他在赫林翰打马球，后来因为布拉格事件，他不得不离开。他收集古书及照片，具有艺术天分。我相信他在中国陶器方面是个权威，曾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。”

“一个很复杂的人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所有的大罪犯都是这样。我的老朋友查理·皮士是著名小提琴手，温莱特是个很不错的艺术家，我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。好了，詹姆士爵士，你可以转告你的雇主，我会留神葛伦纳男爵的。目前我不能再多说什么，我自己也有一些资料来源，我敢说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些办法把这件事处理清楚。”

当我们的访客离去后，福尔摩斯陷入长长的沉思中，似乎忘了我的存在。不过，最后他又突然回到现实中。

“嗯，华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你最好亲自去见见那位年轻的女士。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啊，如果她那可怜心碎的老父都不能说动她，我一个陌生人怎么能劝得动？不过，如果所有办法都不行时，也许可以试试这条路。我想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，我相信欣韦尔·约翰逊可能帮得上忙。”

我在我的记录中还不曾提过欣韦尔·约翰逊这个人，因为我很少写有关我朋友后来这段时间的案子。本世纪初，此人变成我们十分得力的帮手。我很遗憾地说约翰逊这个人起先是个十分危险的



恶棍，曾在巴克斯特监狱服过两次刑。最后，他悔悟了，与福尔摩斯联手，替他在伦敦巨大的地下犯罪组织网中收集情报。这些情报常常十分有用。如果约翰逊担任警方的线民，他很快就会暴露身份；但是现在他接触的案子并没有直接进入法庭，因此他的同伴并不知道他行动的真正目的。由于他曾服过两次刑，这使他能随意进出城里的任何夜总会、小旅舍及赌场。他敏锐的观察力及灵活的头脑使他成为收集情报的理想人物。福尔摩斯现在想到的帮手就是他。

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些紧急医务要处理，因此当时没法跟随我的朋友行动，不过我们约好傍晚在辛普森餐馆见面。在那里，我们坐在靠窗的小桌子旁，望着斯特兰达街上繁忙的来往行人，他告诉了我一些进展。

“欣韦尔出动了，”他说，“他会在那黑暗的地下世界找出一些龌龊的事来，我们必须在罪恶最深的根源地，寻找此人的秘密。”

“可是如果那位女士对已经揭发的事情并不接受，那你新发现的事情又怎么能改变她的观念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？华生，女人的心思是男性无法理解的。谋杀的罪行也许能被宽恕或原谅，但一些小事情也许反而会让她们伤心痛恨。拜伦·阿得柏·葛伦纳对我说——”

“他跟你说过话！”

“噢，显然我还没告诉你我的计划。哦，华生，我喜欢与我的对手有近距离的接触，我喜欢亲眼见到他，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刚才我给了约翰逊指示之后，就叫了辆街车到肯辛顿，见到了男爵，发现他心情很好，友善得很。”

“他认出你了吗？”

“那没什么困难，因为我递了名片进去。他是个极好的敌手，人像冰一般冷静，柔滑如丝的语调像你最亲近的顾问，又毒如眼镜蛇。他与生俱来就是个高水准的罪犯，表面礼貌周到，背后却极尽诡诈。是的，我真高兴我决定去见拜伦·阿得柏·葛伦纳男爵。”



“你说他十分友善？”

“就像一只猫见到预期中的老鼠，发出愉悦的低鸣。有些人的友善比凶暴更可怕。他见到我打招呼的话很独特。‘我知道我迟早总会见到你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’他说，‘显然是梅尔维尔将军雇你来全力阻止我与她女儿维奥莱特的婚姻，是吗？’我默认了。

“‘老兄啊，’他说，‘你这样做只会毁了你原有的声誉。这不是一个你能获得成功的案子，更别提它可能带来的危险，光是工作本身就不会有结果。让我郑重地忠告你，立刻撒手退出这件事吧。’

“‘真是奇怪，’我回答道，‘这正是我要给你的忠告。男爵，我十分佩服你的头脑，虽然我才刚刚了解你的性格，但并没有减少我对你的认识。让我以男子汉的方式坦白告诉你，没有人愿意翻出你的过去令你难堪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过得很平静，可是如果你坚持这桩婚姻，你会惹出一大堆极有势力的敌人。这些人绝对不会让你平平安安过日子，直到整个英国都容不下你为止。这样的游戏值得吗？显然如果你聪明一点儿，就别去招惹那位女士。假如你过去的那些事让她知道的话，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’

“男爵的鼻子下面有一小撮上了蜡的胡子，就像昆虫的触角一样。他听着上面的话，小胡子可笑地抖动，最后终于咯咯地笑出声来。

“‘原谅我发笑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’他说，‘但是看到你手中没牌却要赌，实在好笑。没有人能打得比你更好，但可悲的是，结果都一样。你手中没有一张大牌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你所握有的只是小之又小的牌。’

“‘这是你的看法。’

“‘这是我知道的。让我清楚地告诉你，因为我手中的牌好到不能再好，所以我给你看都没关系。我十分幸运，已赢得了那位女士的全部感情，这是我告诉她我过去所有那些不愉快的事之后才发生的。我告诉她会有一些恶意并有计谋的人——我希望你了解你自



己是什么样的人——会告诉她这些事情，而且我也警告她该怎么去对付这些人。你一定听过催眠术后续效果这种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？哼，你会看到它的效果的。有本事的人，一般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程序，就能施行催眠术。所以，她已经准备好对付你了，我敢担保，她一定会答应见你，因为除了一件事情外，其余的她都十分顺从她的父亲。’

“嗯，就这样，华生，我似乎无话可说了，因此我尽力冷静地保持尊严离去。但是，就在我的手转动门柄时，他叫住了我。

“‘顺便提一件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’他说，‘你知道一个叫勒布伦的法国侦探吗？’

“‘知道。’我说。

“‘你知道他的不幸命运吗？’

“‘我听说他被巴黎的一群流氓在蒙马特区打伤，终身残废。’

“一点儿也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很巧的，在那之前一个星期，他正查询了我的事情。别再管这件事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事不会给你带来好运的，已经有好几个人吃过苦头了。我最后的忠告是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再见！’

“就这些，华生。你现在已经知道所有情形了。”

“那家伙看来很危险。”

“非常危险。我是不会在乎那些恫吓的，但是，他显然真的是那种人，那种行动比言词更凶狠的人。”

“你必须干预这件事吗？如果这人与那女孩结婚，真的有危险吗？”

“想到显然是他杀了他前一任妻子，这事就重大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那位雇主！算了，算了，不谈这个。你喝完咖啡之后，最好跟我一起回去，机敏的欣韦尔一定会有消息等在那儿。”

我发现他说得一点儿都不错，一个高大、粗鲁、面色焦红的人在那儿，他那一对灵活的黑眼是唯一表露出此人内心十分狡猾之处。



显然他钻进过那个属于他的王国了，他身旁坐在长椅中的人是他带来的人，那是个瘦长而情绪冲动的年轻女子，脸色苍白而紧张，带着深深的哀愁。过去悲惨的岁月在她容貌上留下了太多烙印。

“这是凯蒂·温特小姐，”欣韦尔·约翰逊说，一边挥了挥他的肥掌算是介绍，“她不知道——啊，还是让她自己讲。在我接到你的指示后，一小时之内我就找到了她。”

“我很容易找，”那年轻女人说道，“去他的鬼伦敦，总让我陷进去。胖欣韦尔跟我住址相同。胖子，你和我老搭挡了，可是，去他妈的！如果这世界上还有正义，有一个人该比我们下到更深的地狱去！那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说：“温特小姐，我希望你的愿望能应验。”

“如果我能帮你让他得到他应得的惩罚，那我随时听你差遣。”我们的访客怒气冲冲地说道。她苍白悲哀的脸上有着深切的仇恨，眼中闪着女人少见而男人绝对不可能有的怒火。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不需要研究我的过去，那无关紧要，可是我今天这个样子，就是阿得柏·葛伦纳造成的。我多么希望能把他拉下地狱！”她愤怒地紧握双拳挥向空中，“噢，但愿我能把他拉到那个他把许多人推入的地狱中去！”

“你知道事情的现况吗？”

“胖欣韦尔告诉了我一些。他又在纠缠某个可怜的笨蛋，而这次还要与她结婚呢。你想要阻止这事，哼，你显然对这魔鬼知道得够清楚，才想阻止明理的无辜女孩跟他上教堂。”

“她并不理智，她爱他爱疯了。别人把他的事全都告诉她，而她一点儿也不在乎。”

“告诉她有关谋杀的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上帝，她真有胆子！”

“她认为那些全是诽谤他的谣言。”



“你难道不能拿出证据给她看？”

“哦，你能帮我们做到这点吗？”

“我自己不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吗？如果我站到她面前，告诉她那人怎么利用我——”

“你肯这么做吗？”

“我肯吗？我怎么可能不肯！”

“嗯，这也许值得一试，可是他已经把他大部分的恶事都告诉她了，而且也得到了她的原谅。据我所知，她不会再介意这些事情。”

“我会告诉她那些她还不知道的事，”温特小姐说，“除了那件闹出大新闻的谋杀案之外，我还偷偷看到另外一两件谋杀案。他会轻描淡写地提到某个人，然后以平稳的目光看着我说：‘他一个月之内会死。’他并不是吹牛，可是我并没在意——你知道，我那时正爱着他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认为是对的，就跟现在这个可怜的笨蛋一样！只有一件事使我震惊，是的，上帝！如果不是他那狡诈的利舌哄骗我、安抚我，我当天晚上就离开他了。那是一本他拥有的册子——棕色皮面带锁的本子，封面上有他家的金色纹章。我想他那天晚上是有点儿醉了，要不然他不会把那本子给我看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让我告诉你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家伙收集女人，而且对他的收集十分骄傲，就像有些人收集飞蛾或蝴蝶一样。他把所有东西都记在那本册子里，所有有关她们的照片、名字、细节，所有的事全在里面。那是本淫秽恶劣的册子——就算是最卑鄙下流的人也不会弄出这么一本东西，可是那就是阿得柏·葛伦纳的册子。‘我曾糟蹋过的灵魂’——如果他真要那么做的话，他可以把这个标题写在册子外面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这本册子对你不会有用，就算有，你也拿不到。”

“它放在哪里？”

“我怎么可能告诉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离开他已经一年多了。那



时候我知道他放在哪里。他在某些方面是个仔细而有条理的人，也许他还把它放在书房里间一个老柜子的架子上。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”

“我去过他的书房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是吗？如果你今早才开始接手这个案子，那你的工作速度可真够快。也许亲爱的阿得柏这回碰到对手了。他的书房外间是摆有中国瓷器的那间——门窗之间有个大玻璃橱。在书桌后面有个门通书房里间——是个小房间，他放文件的地方。”

“他不怕小偷？”

“阿得柏不是懦夫，就算他最大的敌人也会这样认为。他有能力自己照顾一切，晚上有防盗警铃。除此之外，他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偷？除非小偷要偷那些漂亮的瓷器。”

“没用的，”欣韦尔·约翰逊以专家的口吻说，“没有一个黑货市场会要这类东西，既不能熔掉，又不能卖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错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好了，温特小姐，请你明天傍晚五点再来这里一趟，在此，让我想想是否能照你的建议安排你亲自去见见那位女士。我非常感谢你的合作，我相信我的雇主会很大方……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别提这个，”年轻女人大声说道，“我不是因为饥饿而来的。只要看到那家伙摔进泥潭，我就够了——摔进泥潭，让我的脚踩在他可恶的脸上，这就是我要的报酬。只要你在查办他，不论明天或任何哪一天，我都帮你。胖子可以告诉你在哪里随时可找到我。”

直到次日傍晚，我们又到斯特兰街餐馆吃晚饭时，我才再见到福尔摩斯。我问他去见那位女士的结果，他耸了耸肩，告诉我整个经过。我在下面把它重新表达出来。不过他生硬干涩的叙述，需要经过修饰才像真实生活中的语言。

“安排见面一点儿困难都没有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因为那女孩为了